



## 名人专访

与 2556 岁的圣贤聊“心得”的于丹、向世界报道“开国大典”的李普、被世人鉴定为“艺德双馨”的徐邦达,以及成就中国文坛亮丽风景的铁凝、绿原、牛汗、肖复兴……一个个丰满灵动的人物脱颖而出。他们在两位资深记者的访问中袒露真情……

余玮 吴志菲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 “尤里卡”与“诗呆子”

出于对诗的热爱,屠岸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的“头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他对诗歌的感情吧。从老人那慈祥而优雅的笑容里,记者看到了他不泯的诗心与暖暖的爱意。

屠岸的母亲是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她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因此极力主张屠岸走出相对于全国来说已经狭小的常州,到上海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36年,屠岸挥手作别了故乡熟悉的林木河流,到热闹繁华的大上海,考进了当时很难考进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与故乡常州比,大上海俨然一个万花筒。最让他兴奋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类书刊,他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并有意识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理解和探索一些让他困惑的社会现象。

屠岸的第一首诗发表在1941年12月1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诗的题目叫《孩子的死》。“处女作是篇散文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在日寇入侵时为保卫祖

国而投奔抗日阵营,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那时是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之后,是有感而发。但我生长在城市,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写诗开始时是由于读了不少诗,自己感情高涨时,觉得需要宣泄,就用了诗的形式。”

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业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他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没有拿起刀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100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100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

的英文诗。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1943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50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他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如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天半夜里,屠岸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这句时,他的嗓门使隔壁的居者惊醒,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起火了,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屠岸所在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情原委,他与屠岸相视而笑。从此,这位兄长叫屠岸为“诗呆子”。



## 爸之初

我爸爸吴敬琏于1930年出生在南京,他父亲是住在四川的江苏人,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出生那年,父母都不过23岁。父亲吴竹似当时是《新民报》的办报人;母亲邓季惺原在上海公学大学预科读书,此时因结婚生育暂时中断了学业。吴敬琏是家里的老三,上有两个姐姐:吴敬媛和吴敬瑜。

吴敬琏的父亲原名吴念椿,祖上是江苏武进人,吴姓在当地是大户,历代中举为官的人很多,所以按旧时的说法,吴竹似应该是出生世家。宣统年间,他父亲改行办实业,兴办过玻璃厂、电灯公司、轮船公司和煤炭公司。吴竹似人称“少年才子”,上中学时,国文和英文都已经相当出色了。17岁在南京读书时认识了姐姐的朋友邓友兰(后改名为邓季惺),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与她正式谈恋爱,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竹似”,意寓与“友兰”相陪衬。1925年,19岁的吴竹似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南京中央通讯社做记者,同年与邓季惺结婚。不久,他受聘于四川《大中华日报》担任主笔。1929年,年仅22岁的吴竹似便和朋友

## 人物传记

本书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长女吴晓莲所著,从“家人”的角度,以真挚的感情、白描的写作手法、质朴的语言生动展现了一个名门家族的传奇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家史。书中附带了大量珍贵老照片,通过这些老照片鲜活地再现了三代知识分子质朴的生活态度。

吴晓莲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铭德、刘正华一起在南京开办了《新民报》。

《新民报》诞生于1929年9月,紧接着,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在吴敬琏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这个家日后与《新民报》的不解姻缘,他的生父和日后的继父一辈子为它努力,而他的母亲和继父后来也因它成为中国的一代杰出报人。

不幸的是,在儿子吴敬琏出生之前,吴竹似已经身患肺结核,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

一岁多就失去父亲的吴敬琏,在成年后说,他对生父完全没有记忆。但是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聪颖过人也许不能说与他亲生父亲完全无关。从长相上看,特别是那个宽宽的脑门和厚厚的上嘴唇,父子相传也有些许印记。

吴敬琏的母亲原名邓友兰,成年后她给自己改了“季惺”这个更现代的名字。清朝时她祖上从河南南阳迁居到四川,繁衍成奉节的大户,在本地开设煤矿,后来到了汉口杜庄卖煤,直到1891年飘洋过海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搬回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的“洋火”挤垮了。

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邓家的家庭背景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邓季惺的母亲,也就是我爸爸的外婆,叫吴婉,是一位受过高等师范教育、有男女平等意识的知识女性,身为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的创办人,她因连生六子二女不能在社会上工作,因此对自己的一生很失望,对丈夫也多有抱怨。邓季惺早年便受家庭的影响,即头脑敏锐、思维逻辑严谨,擅长经营理财。然而她的这种一丝不苟的刚毅个性,从外表和风度上却很难看出来。她体态纤细,个子矮小,脸蛋秀气又漂亮。(当代电影演员中,周迅长得有点像她。)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吴敬琏自幼丧父后,老师只剩下一位。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在我看来,是对吴敬琏一生影响最深、也是最远的一个;同时也是对吴敬琏最疼爱的那个人。当丈夫英年早逝的时候,邓季惺就立志要将三个儿女养育成人。特别是唯一的儿子吴敬琏,因为他生来就体弱多病,很多人都预料是养不大的。但这个倔强、能干的女人说,她非要把他养大不可,而她就真的做到了。



## 都市小说

摄影记者杨一与艺术院校的卓敏偶遇,她有清澈的眼睛和柔韧的舞姿,戴一串水晶碧玺。仿佛是命运安排,频频相遇的杨一和卓敏相爱了,但是这个水晶般清透的姑娘却使杨一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要轻易去爱一个人,爱有多深,伤有多重——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敌人。

李承鹏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 并非意外

狗子跪在苏阳的尸体前,小刚一脸茫然不停地搓着手,那几个机师无意识地在车前跑来跑去。我给武青打去电话:“来趟北京,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又拨打了另一个电话:“苏阳死了……你高兴吗?”我回到了北京,带着沙漠中最凛冽的杀气。

远离城市八十公里的郊区,私人农场,午后的阳光,安静得能听见每只飞过的小鸟振动翅膀的声音。园子里只有他和他的随从,而他,低头看着正在生长的蔬菜。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唐显,更没有想到他表现得这么平静,他不断地把玩着一只鼻烟壶,镜片后面透出的光芒居然有一种柔和:“纯属意外!我并没有想杀死苏阳,我只是想警告一下他。这个公子哥在玩上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我对他的死非常痛心。”

“不,他的死对你和你那块地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块非法使用的地就此将由一个在沙漠中死去的人来承担刑事责任。你终于可以交点罚金脱了干系,唐显从来都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就算这次苏阳不死,他也会因为无力参加越野赛而被你全盘控制,他的爸妈也会被你控制,

他欠你太多的钱,他还有间广告公司……”

“我从来没有看错杨一,你比苏阳聪明多了。但这次你错了,我并不是因为看上那间广告公司,我只是想让他,在沙漠失败后全身心扑在事业上,我真的没有想过让他死,只是出了意外,那块地还得靠他收拾残局,毕竟三千多万啊!”

“你知道那块地根本不可能收拾得了残局,你只是去找一个人来顶罪,在土地转让合同上签字的苏阳是最合适的人选,你算得很精准。意外?可在法律上,你这是蓄意杀人,狗子是你买通的。”

唐显笑了,柔和得像一缕缥缈的烟:“你说得太精准了!我就是这样计划的——可惜没有人能拿出证据,即使苏阳复活也不能指证我。”

唐显用力拍着我的肩膀,我躲闪不及,一支录音笔从袖口跌落出来。“相信它会在法庭上对苏阳有所帮助。”

唐显脸色大变,示意,他身边那个身形巨大的随从伸手便夺走我的录音笔。武青上前阻挡,那个随从一个凌厉的侧踢把武青踹倒在地,并用最标准的“锁喉”功夫把武青锁得眼睛鼓出。唐显潇洒地拿走录音笔,看着还开着蓝色电源,走到一个漂亮的鱼缸前:“再死一个人

也无所谓,反正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农场里。”

武青显然无法对抗那个专业散打手,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唐显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个人高下立判的搏斗。突然,那个随从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我看见一截灰黑色的刀尖从他背后冒出。唐显见状伸手要把录音笔扔进水里,只见一道冷光从武青手中飞出,与此同时,唐显喉咙上多了一截狭小的刀柄。

我听见一阵清晰的骨头断裂的声音,武青的脖子一瞬间被切断,耷拉到肩上。

一切变化尽在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觉得很恶心,趴在地下呕吐了很久……等我清醒过来,发现武青的眼睛还没有闭上,我轻轻地帮他闭上,说:“我欠你的。”

拿走录音笔,跨过唐显的尸体时,发现他平时斯文的样子其实很丑陋。离开农场时,我拨打了110,通知警察速到农场。

我估计自己还剩三天时间,在这三天时间里我得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迅速找到她;二,把我那套房子卖掉兑现;三,默默地陪她过上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在此期间,我必须保证自己安全潜逃。我每天小心翼翼行动,我对自己说:“等一切安排好,我会去自首。”



## 健康指南

身体就像宫殿,精细,协调,充满了秘密。本书如同一册游览图,指引你在迷宫漫步。承上启下的腰部,远比想象中更重要和复杂。本书的作者是医学专家,他们将告诉你,健康之计在于腰,肥胖的要害不是体重而是腰围,管住腰围也就控制了体重。

【美】迈克尔·罗伊森 等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 食物在人体内的旅行

一旦你的大脑要求你进食,你一定会照办。在你吃的时候,也许会狼吞虎咽,也许会细嚼慢咽。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理会奶酪通心粉的巨大能量,而让其最终演变为大腿后侧的赘肉。但是,在嘴巴和大腿之间,还有一段奇妙的消化系统工作过程——消化系统决定了食物被消耗还是被储存,或者以高中生逃课般的闪电速度被排出体外。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把食物送入口中的生化原因,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探索食物进入口中后发生的生物学变化。

在胃肠道系统构成的州际公路上,一切食物都要通过人体的生理收费站——口腔进入体内。一批批“营养发电站”通过人体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驶入体内,带给人生活的动力、能量、精力和力量。有害(虽然有时候也是可口的)食物也会进入,但是随后它们在路上以及今后造成的破坏会让你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整个旅程当中,食物及其全部的营养成分(包括毒素)会在各种器官处暂时停靠,在弯路上减缓车速,与其他营养物质融合,甚至还会因违反人体营养条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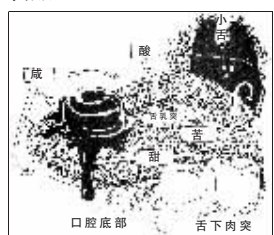
被肠道巡查队拦下。

在每一次人体旅途中,食物最后的结局都是一处“三岔路”:或被体内血液分解吸收,作为能量被肝脏利用;或被分解作为脂肪储存在体内;或者作为废物处理,在人体天性的驱动下被转入回收罐——陶瓷做的垃圾场(抽水马桶)。

消化系统是这样开始自己工作的:早在食物到达人体收费站之前,人体已经掌握着雷达监控装置,提醒你注意食物的到来——这由生理信号驱动,如视觉、嗅觉,还让你一想到油炸奶酪开胃菜,就像太热的圣伯纳犬那样口水长流的样子。口腔中的腺体会对感官接收到的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开始分泌消化酶以促进食物分解。紧接着,你的胃迅速地建造好人体特有的路边接待中心,即分泌胃酸以帮助身体做好消化过程开始前的准备。

请注意,不要低估帮你舔邮票“朋友”(舌头)在消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用野牛皮做酒会晚礼服的远古时代,舌头(和鼻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工具——如果这东西尝起来不错,那就是安全无害的,而如果味道糟得像恐龙粪,那么就可能有害或有毒的。

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方式稍稍有所不同。人体通过自身的各种感觉来处理信息,因此我们依靠舌头来处理有关食物的信息。我们获得的外界信息向大脑发出信号,大脑于是向我们握着餐叉的手发出信号:继续吃或是停下来。这种信号大部分来自于人体的五大味觉(甜、酸、咸、苦和香,香描述了食物可口的本质,如鲜美多汁的牛柳),不过人体的嗅觉也会发出类似的信号。一些研究者表示,人类“品尝”某些食物的感觉有四分之三来自于嗅觉。那么,这与腰围变粗有何联系呢?有一点是显然的,你越喜欢吃有害食品,就越有可能经常吃此类食品。



味道检验员(舌头)是人体内最有力的肌肉,舌乳头可以感觉到食物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分辨味道,并告诉你这种食物是否值得继续关注。